

隔窗远眺,松花江流向远方,隐没在白云深处。在我心中,它是一幅无尽的美丽画卷,又是一首长诗,常常触发今天的抒情,也总会勾起对昨天的回忆。

每逢“九一八”,我总爱情不自禁地唱一曲《松花江上》: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”去年通过微信,唱给几位老友,他们几位有的说:“你照歌本唱吗?”我说不。这倒不是我的记忆力怎么好,而是从少年起就唱,唱到今天,刻在脑子里了。

我们少年时代,音乐课是很受重视又大受欢迎的课程,同学们喜欢唱,教室里、校园里总有歌声。每逢学校集会,会前各班级都要拉歌:“XX班,唱一个!”你班唱罢我班唱。每学期,全校都有歌咏比赛,课余时间,欢乐,热烈。

那时,熟悉的抗战歌曲比较多,如《五月的鲜花》《二月里来》《王二小放牛郎》等,也真有点像五月的鲜花那样多。当年,老师在音乐课上教唱,我们戴着红领巾,怀着深沉的感情,聆听抗战的故事,缅怀先烈,心潮涌动。这些歌曲旋律优美,感情浓烈,唱起来入脑入心,同学们学唱:“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,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。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,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……”这首歌,歌词与曲谱浑然天成,唱起来有神圣感,富有艺术魅力。

中学时,音乐欣赏,老师教唱毕业歌:“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,明天是社会的栋梁;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,明天要掀起革命的巨浪!同学们,大家起来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!”感到庄严、光荣,重任在肩,好似我们也曾与他们一起去抗战救亡。

同学们还学会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《游击队之歌》《我们在太行山上》《延安颂》。这些歌曲通向我们的心灵。上初中一年级时,我们在礼堂听高年级同学在台上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,听到“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”,心头涌动着战斗的激情,民族救亡的自豪!

这些抗战歌曲都像是五月的鲜花,开放在校园,开放在我们心头。我们爱好音乐的同学,在歌咏队里唱黄河大合唱,觉得像是整装待发的队伍,又觉得像是胜利归来的欢聚。

每年“九一八”前后,可听到传唱《松花江上》。家家通的广播小喇叭里播送,大街里的广播大喇叭也播送。每每唱起这首歌,我们仿佛亲身体验亡青年的痛苦和渴望抗战胜利的向往。这首歌和《五月的鲜花》传唱程度高,虽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物质生活匮乏,但精神丰盈,我们深知国家独立自主来之不易,主人翁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,因此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。

我们唱《露营之歌》:“铁岭绝岩,林木丛生,暴雨狂风,荒原水畔战马鸣。围火齐团结,普照满天红。同志们,壮志哪怕松江晚浪生……”如同身临其境,在荒原水畔,和抗联战士围坐在篝火旁,“火烤胸前暖,风吹背后寒”,那是生死存亡的日子,何等艰险!每听这首歌,总有热血沸腾之感,对英雄的崇敬油然而生。做主人的和平生活,多少先烈为之付出了青春与生命!

教唱这些歌曲的,是我们初中的音乐老师,他是杭州音乐专科学校(杭州音乐学院前身)的毕业生。他从钱塘江畔来到松花江畔,在寒冷的冬天,他穿着单薄,但是,他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,却是英姿勃发,挥洒自如。每上音乐课,他满怀激情。他教学十分认真,按教学计划,教理,教简谱,教五线谱,还教西方音乐家舒伯特、莫扎特等人的名曲,不过同学们记忆最深的还是抗战歌曲。这是声情并茂的音乐记忆,历史的回声。

高中时,纪念“一二·九”,文艺宣传队同学在晚会演唱《松花江上》,演出活报剧《火烧赵家楼》,演出街头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片段。在台上,我们每个角色都激情演出,重温历史,倍感屈辱、沉重、深沉,内心在呐喊:“铭记历史,不忘国耻,绝不准悲剧重演!”台上,一位女同学唱起《五月的鲜花》,眼似含泪,大礼堂里,只有这首歌在回荡,触动同学们的心怀,静静地听着。

这些歌曲,我们从小唱到大,后来竟从大陆唱到美国,唱到香港,唱到宝岛台湾,这使我深切体会到,这些抗战歌曲,是声情并茂的音乐记忆,是历史的呼唤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音,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情,是连接同胞的纽带,沟通的桥梁。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

□新国君

二

1988年12月,我们东北书画代表团去美国,在洛杉矶市举办中国东北地区书画展。当地华侨、华裔闻讯,踊跃赶来参观,很多人是东北人,几十年未回老家了。他们凝视画上的草一木、一山一水。观展后,问这问那,十分关心东北的发展变化,言谈中流露出浓浓的乡情。在闭幕式的酒会上,我陪同我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领事陈玉书轻切开纪念蛋糕后,盛装出席酒会的东北老乡,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畅谈国事、往事、今事,有几位情不自禁地唱起《松花江上》: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森林煤矿,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”几人唱得动情动容,点燃了大家的浓浓乡情,众人立即唱和,这让我首次体悟了这首歌蕴藏的深情与分量。它,是一座桥梁啊,一头连着历史,一头连着祖国。

1990年7月,香港联合出版集团举办东北三省图书展览。在欢迎晚宴上,到会的各方热烈攀谈,尽管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,不过大家却亲如多年的老友。酒过三巡,纷纷离座互敬。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及所属各出版社社长、主编、编辑、记者,多数人老家都在内地。兴之所至,有人提议:“欢迎团长唱首歌!”大家热烈鼓掌。唱歌?唱什么歌?好,我举着酒杯,开始高唱《松花江上》,没唱几句,年近古稀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名誉董事长蓝真先生,激动得一步跳到椅子上,挥动双臂,指挥大家引吭高歌,随之变成了宴会人员的大合唱:“哪年哪月,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”“爹娘啊,爹娘啊,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。”歌声响彻宴会大厅,副董事长王逊先生,先前还是笑容满面,这时他两眼闪着泪花。副董事长黄毅先生,三联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秀玉、助理区镜林和陈天宝、李志坚、戴子玉、邹凤玉,还有诸多不那么熟悉的先生和女士,表情格外深沉。几位编辑对我说,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回内地看看,看看松花江。我们代表团17人,人人感动、振奋,离开香港时,还在回忆这晚会的一曲自发的大合唱《松花江上》。出乎意料,第二年,他们组织青年编辑访问团,20余人来到了黑龙江省接续前缘,一天专程到松花江上观光。访问结束时,他们恋恋不舍,纷纷说将来有机会再来松花江上。

三

1999年12月,我们黑龙江省新闻访问团一行八人,应《中国时报》邀请,乘台湾长荣航空公司班机,到台湾访问。访问团成员有黑龙江日报副总编辑杨凤君和记者、访问团秘书长徐峰、

黑龙江经济报总编辑任何、黑龙江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姚庆学、生活报总编辑袁晓光、晨报总编辑佟望和省台办处长王令华。

夜里到桃园机场一下飞机,热风扑面而来,仿佛是北方盛夏。翌日,东森电台做了答记者问专访,传递了松花江的乡情、黑龙江人的问候。

在访问中,听到许多台湾的往事。史载,三国时期,孙权派大将军卫温和诸葛直,带领甲士万人,到台湾开辟洪荒。宋朝、元朝,正式在台湾建立行政机构,归福建省建制。明朝,还建立了定期到台湾的巡视制度。明清时,西班牙、荷兰曾侵占台湾三十五年,郑成功收复后,经左宗棠、沈葆楨、丁日昌、刘铭传先后力谏,从福建省划出,设立台湾省。

一次在山上,陪同我们的苏洁小姐说,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次日,“人们奔走相告,聚哭于市,夜以继日,哭声达于四野”,人们发誓“宁愿人人战死而失台,决不愿拱手而让台!”台湾人民组织了抗日武装义军,风起云涌,席卷宝岛,进行了顽强的武装斗争。

她指着一段我留的之字形森林小铁路说,日军建这条小铁路,把采伐的木材运下山,再运往日本,他们把台湾当作原料基地,不断地榨取、榨取!五十年后,二战结束,根据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,台湾归还中国。苏洁说,他家老人和邻居都说,日军侵占五十年,台湾有用的东西,都被运到日本去了,就剩阿里山、日月潭他们没运走!

一天,我们从台北市南下台北县,车子穿过连绵的群山,绕过梅花湖、燕子湖,穿过红河谷、洪范峡,走进大山深处,访问岛来乡福山小学,一路上大家视窗外,饱览大自然奇特风光,美丽可爱的宝岛!到达福山小学,受到夹道欢迎。这是只有39个学生的泰雅族小学。学生们在礼堂表演欢迎的歌舞节目,高唱:“欢迎你到福山来,你亲切又可爱,山花都会为你开……”接着,大家围坐在一起,十分亲切。校长陈淑芳和县、乡到会的十几位社会贤达,表达了欢迎之情。我讲了我们访问团来少数民族乡的感受,我又讲了有名的歌曲《松花江上》。我望着

十几位社会贤达,讲松花江与黑土地的发展变化,讲这首歌中的大森林更绿了,满山遍野的高粱更红了,粮食、森林、煤矿、石油、机械支援全国建设……那松花江连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,赫哲族兄弟有首《乌苏里船歌》很美,唱船儿满江鱼儿满舱……我慢慢道来,大家听得入神,礼堂十分肃静。我说,欢迎各位同胞回老家看看,到黑龙江省看看,到松花江上看看,他们以热烈的掌声回应。会后,任何、佟望走近我,小声对我说,到会的社会贤达十分动情,有两位低头抹眼泪了。我想,他们可能是想到了“哪年哪月,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。”

校长陈淑芳是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孙女,她说,这十几位的根都在大陆,他们父母离开大陆,再没回去过。她说,好多人参加过抗战,会唱《松花江上》,忆往思乡,盼望叶落归根。走在台北市的大街上,感触尤深,这里好多路,都以大陆的城市命名,诸如南京路、绍兴路、南昌路、兰州路、哈密路,还有松江路、滨江路,数不胜数。

我深切地体悟到了抗战歌曲的精神力量,老一代人不管在哪里,这些歌曲都会唤起他们对历史的回忆和无尽的乡思。他们记住了这些歌曲,这些歌曲记录着他们。

这首歌伴随我们那一代的青少年,给我们的心灵打上了爱国的底色,记住了英雄的名字:百折不挠的赵尚志,坚韧不拔的杨靖宇,宁死不屈的赵一曼……还有那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一页:八女投江的壮烈,白山黑水的苦战,狼牙山五壮士的气节……这也让我们体验了红色经典音乐是启迪、凝聚、激励、号召、鼓舞的战斗号角,是忠魂的颂歌,同时也在音乐之美中,净化心灵,升华精神境界,汲取智慧和力量。

五月的鲜花年年开放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电影记录下的历史足迹,恍若昨天,当年看过的电影历历在目,《平型关大捷》《台儿庄战役》《地道战》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》《攻克柏林》……

打开电脑,再搜索聆听抗战歌曲,觉得格外有意义,令人心潮澎湃。我想,抗战十四年早已过去,但这段历史仍然熠熠生辉;烽烟早已消散,但却不可忘记,美好激越的抗战歌曲,歌唱的抗战精神,光耀千秋,应当和五月的鲜花一样,一同穿越时空,开遍原野,与时代进行曲、改革开放洪亮的歌声一起,在百年大变局中,融为一体,伴随我们,伴随下一代,突破一个又一个困难,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一片黄房子是一册打开的历史书

□文/刘金祥 摄/门奎

漫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的转角,一片温软而明亮的黄色,忽然漫入眼底。那不是寻常所见浮泛的鲜黄,亦非刺目耀眼的明黄,而是一种被岁月再三摩挲过的、安谧而深沉的金黄——像秋日傍晚最后一缕迟迟未退的阳光,静默地泊在沧桑建筑的额顶。这抹俄式老宅,已然站立百年。它从清末民初的风烟中砌起,一砖一瓦,曾庇护过中东铁路线上奔波的俄国路矿工人。他们在此起居、生活、交谈,用异国语言编织过一个个家乡的梦。年月滔滔,人声渐远,唯留建筑如旧信纸,褶皱间藏着一个时代的密语。

如今它被拂去尘埃,经政府与商贾的联手打理,既留存了昔日的骨架,又添入新时代的呼吸。老墙依旧,窗格里却透出暖光;旧式穹顶下,飘出咖啡香与笑语。它不再只是历史的证人,更成了这座城市温柔的注脚——天南地北的旅人循迹而来,驻足、仰首、拍照,将这一刹那的金黄,收纳进自己的行囊之中。或许,真正的好建筑便是如此:它不拒绝时代,却始终守护记忆。它站在街角,如一位慈祥的长者,微笑着注视往来的人群,静默无声,却道尽沧桑。

哈尔滨,是一座被铁轨轻轻拽来的城。它的血脉里流淌着钢铁的基因,它的身世与一条铁路——中东铁路紧紧缠绕。1896年,因筑路之役浩大,无数俄国铁路工人拖家带口,穿越西伯利亚的荒原,最终落脚于这四季分明的松花江畔。他们带来的,不止是红肠、大列巴、格瓦斯与西餐,也不止是洋葱头顶的东正教堂在天空划出的弧线,更有一方冬暖夏凉的居所——那些厚墙宽檐、沉默不语的俄式民居。自1898年始,中东铁路管理局陆续为技术人员修建起集体宿舍,从交通街延至海城街、公司街,南起木介街、繁荣街,北抵发街、西大直街与花园街,铺陈出国内仅存的、百年未曾散场的中东铁路民居群。这些房子,出自俄国建筑设计师之手。所用砖石、水泥、钢材,皆取自铁路沿线最优良的产地;而真正将它们从图纸上唤醒的,是中国南方的匠人——瓦匠、木匠、石匠,他们以智慧和汗水,默然砌出一座座异乡的梦。俄式民居用料敦厚,墙体温实,通体涂作暖黄色,像被北国的秋天浸染。每至寒冬,壁炉里木炭噼啪作响,一室皆春。民居的屋前屋后,还各设一座花园,围以削尖的木篱,里面种着各式耐寒的蔬菜与果树,在哈尔滨的风土中,静静生长、结果,仿佛时间从这里经过,也不自觉放慢了脚步。

时光流转,即便以今日的目望去端详那一幢幢“黄房子”,仍会为其气度所撼动。它们不喧哗,不张扬,只是静静地站在街边,便是名副其实的豪宅。那黄色,并非浮艳之色,而是仿佛被岁月之手一再摩挲,醇厚而温滑,终于成为哈尔滨这座城市难以抹去的底色。百年之前,那一批批背井离乡的俄国侨民,携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习惯,于此落地生根。他们留下的,不只是一栋栋建筑,更是一种无声的生活哲学,至今仍渗透进这座城市的肌理与呼吸。漫步于黄房子街区,犹如步入一段缓慢流动的時光。墙垣不语,却藏满了故事。这里曾是中东铁路俄国高官、中俄学者与艺术家的居处——设计出马迭尔宾馆

的C.A.维萨恩曾在此徘徊沉思,西南联大教授刘泽荣亦于此处闲庭信步。1946年4月28日,哈尔滨迎来解放,成为全国最早沐浴曙光的大城市。随后,中共东北局迁入,许多领导人也陆续住进联发的黄房子之中。其中联发街1号,原是中东铁路总稽核官邸,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转变为四野作战指挥的心脏。辽沈战役中许多关键指令,正在此发出,悄然改写整个中国的未来。这座建筑本身,亦是艺术的结晶——作为俄国花园住宅的代表,它融新艺术运动风格于一身,如今已被列为哈尔滨一类保护建筑,静默如初,典雅依旧。而黄房子,从不只是历史的标本。它更是生活发生的现场:面包房飘出烘焙的香气,西餐厅里刀叉轻响,咖啡馆传出风琴声的旋律——沉睡的建筑,真正“活”了过来。人们在此流连、打卡,以指尖触摸历史的纹理,借步履品味异域的风情。时光在此重叠,故事仍在继续。

漫步在黄房子街区,常有本地人驻足闲谈。一位眼中带着柔光的市民轻声说道:“每次走到这儿,都感觉眼前一亮。如今真是大变样了——既留着从前的模样,又添了许多可以坐下来喝一杯、看一看的地方,文化活动也多了,游客自然络绎不绝。”另一位女士笑着接话,她身穿一袭明艳长裙,仿佛特意为此片景致添上一抹亮色:“自从去年改造后,我们每月都来。这儿几乎一天一个样,连花墙的图案也常换常新,真是越变越叫人喜欢。”黄房子之美,不止于外表沧桑醇厚,更藏着代代人的生活智慧。墙体厚达六十厘米,如沉默的守护者,隔开北国的严寒。双层门窗锁住温度,地板与天棚皆以红松木板铺设,呼吸间都是木香与时光的气味。冬日暖意氤氲,夏日凉风自来。室内空间轩敞,光线自高窗洒落,温柔地照亮每一个角落。那宽大的窗台,仿佛还能躺下一个熟睡的孩子。尖屋顶下不仅勾勒出优雅的天际线,更藏着实用之思:夏季避雨,冬季积雪自然滑落。昔日“别列

搭”——也就是壁炉,依然星罗棋布,房顶上烟囱林立,造型各异,宛若小小的雕塑。门斗多作尖顶双扇,凉亭大小不一,上半部嵌着方格玻璃,下半部则是雕花木墙,静谧中透出精巧。“暖亭”装设双层玻璃门窗,棚顶敷设保温,明亮如温室,却又安稳如家。厨房之下,还藏着一处地窖,砖石砌就,设有木梯与通气孔。冬季它是萝卜、白菜、土豆的安眠之所,到了夏天,则成了冰镇西瓜与啤酒的清涼境地。这一切,不只是一栋建筑,更是一段可触可感的生活。

六十多年前的“黄房子”一带曾是一片绿色世界,树木比肩林立,百年古榆举目可见。榆树多数是土生土长的,而丁香、白桦树和钻天杨等是移植的。春天绿地百花吐蕊,树木枝繁叶茂,秋天落叶纷纷,一片金黄;冬天树冠上的积雪一片洁白,街区宛如童话世界。然而,时光无情,黄房子也曾经历过摧残和衰败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,大部分铁路职工搬离“黄房子”,把“黄房子”租住给装饰市场的打工者,“富人区”变作“城中村”,果树被砍伐殆尽,篱笆也被推倒,空地上新建了许多临时用房。由于没有集中供热,人们只能烧柴取暖,这使得“黄房子”容易失火。2011年当地政府决定开展“黄房子”修缮工程,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两千多户居民陆续迁出。后来的每年,都会有许多这里的原居民旧地重游,看看以前的老宅,



拍几张照片留念。2021年7月6日,《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》得到批复,由此开始了修复工作。“黄房子”改造工程以“修旧如旧”为根本原则,力求为历史建筑注入新生命;斑驳的墙体重现了经典的俄罗斯风情,建筑结构被精心加固,让历史风貌与现代功能完美交融。黄房子的新生,是哈尔滨对城市文化的深情守护与创新传承。它让珍贵的记忆不再尘封,而是化作可触摸、可体验的日常风景,成为这座城市又一张鲜活名片。

走在今天的黄房子街区,双坡屋顶在蓝天下列出优美的弧线,门前的小栅栏爬满蔷薇,穿着碎花裙的游客倚栏浅笑。木格窗漏下的光斑在衣袂上跳动,百年建筑与鲜活身影,在取景框里碰撞出奇妙的火花。当暮色为黄房子镀上金边时,街角洋葱顶教堂的尖顶与傍晚的微风,成了打卡视频里最惬意的背景。举着相机的游客们笑着躲进树荫,快门声混着格瓦斯开瓶的脆响,谁都不愿错过这份独有的风情。让这里走红的,从来不只是“网红”的标签,更是黄墙里藏着的故事。当老建筑与夏日新目光相遇,每一张照片都是对历史与当下最美的致敬。哈尔滨黄房子,这抹跨越世纪的亮色,见证了城市的变迁,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。从中东铁路时期的侨民住宅,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人居所,再到如今的文旅新地标,它们如同一位位沉默的历史老人,静静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,也欣然地迎接新时代的曙光。

在这片金色的建筑群里,历史与现实交融,记忆与希望并存。每一栋黄房子都是一本打开的历史书,每一扇窗后面都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。在这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里,黄房子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,串起了哈尔滨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